

吊灯

贾平凹
作品

为自己点一盏灯
照亮生命的虚与实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
作品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灯 / 贾平凹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54-8296-9

I. ①带…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491号

责任编辑: 吴双 黄博文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责任印制: 张涛

责任校对: 刘配书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90毫米 × 980毫米 1/16

印张: 27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代序

——传统的再生

一直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其实，贾平凹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他的散文已卓然成家，甚至他的文人书画也具有很高的美誉度。当然，自从《废都》问世以来，贾平凹就是一个饱含争议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外文学界对于贾平凹整体文学创作成就的正面评价。虽然贾平凹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确也存在着某些艺术缺憾，但这种缺憾却正是作家艺术探索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单纯地对贾平凹的艺术创作与文学成就再做赘述，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我愿借为《带灯》作序的机会和读者们探讨一下贾平凹创作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贾平凹在《带灯》的创作中是如何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的。我觉得这是《带灯》的价值重心之所在，也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价值之所在！

多年以来，贾平凹从未简单地充当西方文学的传声筒，他显然不满足于做外国文学的中国翻版，而是孜孜不倦地行走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学会通或艺术融合的道路上，而且取得了蜚声中

外的文学业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艺术井喷的奇观，《带灯》就是其中格外耀亮的一部。这部新世纪中国长篇杰作不仅在精神底蕴上，而且在叙事方式上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烙印。毫无疑问，《带灯》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种传统更多地来自于西方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再生，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仅仅拥有西方现代文学精神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在模仿或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而是要努力探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艺术化合。从《带灯》的精神底蕴来看，贾平凹并未简单地秉持纯粹的现代性立场，而是站在反思现代性或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上来思考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城镇化进程。比如作家笔下的樱镇，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现代化狂流，樱镇的山民不仅承受着因外出打工而患下的隐性疾病的折磨，而且他们申诉无门、上访无用，甚至新一轮的樱镇大开发已经到来，污染工业开始在樱镇扎根扩散，因经济开发而引起的家族械斗也席卷而来……这样的书写中凝结着贾平凹郁结于胸的无尽乡愁，这是一个农民后裔的知识分子乡村情结，却时常被人目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冲动。其实贾平凹并非是一个固执的现代化反对者，他的创作素来不从主观理念出发，而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在生命体验，他既不愿袭用由来已久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模式，径直地批判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愚昧和喑哑，也不愿曲意逢迎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模式，而是试图超越这两种彼此抵牾的主观叙事模式，尽力站在客观而超脱的立场上悲悯众生、体恤万物，这就是《带灯》的乡村叙事精神底蕴之所在。追根溯源，《带灯》中的悲悯情怀虽然也与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或基督教精神有关，但更多地仍然来自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比如儒家的仁爱情怀，道家的齐物论，佛家（禅宗）的众生平等思想，尤其是贾平凹所喜爱的老子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他写作中的精神姿态。可见贾平凹是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

悲悯精神来化解百年中国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冲动，这直接导致了一种误解，有人说像《带灯》这样的小说缺乏批判精神，显得不够深刻，而究其实，批判就包含在悲悯之中，客观而超脱的悲悯往往凌驾于主观而激烈的批判之上。更何况，《带灯》中并非没有现代批判意识，作者对樱镇社会综合治安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的客观写实其实蕴含着强大的批判力量，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意在言外式的而已。尤其是对于元家和薛家两大家族势力在樱镇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文化透视，更是隐含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遗存的高度警觉！

从叙事方式上看，《带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同样显得渊源有自，颇有来路。首先当然是写实传统的转化。中国明清时期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叙事艺术的高度成熟。贾平凹对明清世情小说的传承与创化可谓由来已久，《带灯》的创作虽然有了新的艺术诉求，但对写实传统依旧坚守，这是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关键或枢纽。和《秦腔》《古炉》等相仿，《带灯》尽管有意借鉴了西汉时期“史的文章的风格”，许多段落明显在追求简约刚劲的史笔风骨，但不能否认的是，占据文本中心的依旧还是《秦腔》以来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这是一种高度精密细致、深刻幽微的写实主义形态，作者力图以此对当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进行全息式的观照，洞幽烛微、刻骨铭心，直抵日常生活和世道人心的纹路与肌理。这种写实技法如显微镜或放大镜，作家以此所呈现的浮世绘或众生相具有极高的分辨率，堪称是一种“微现实主义”或“微写实主义”，它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坛一度勃兴的“新写实主义”的艺术深化。在《带灯》中，贾平凹对樱镇乡政府种种蝇营狗苟的基层管理生活的忠实记录和描摹，以及他对樱镇街道上各具形相的日常市井人生的不厌其烦的讲述，尤其是对樱镇辖区内众多小山村里凡俗家庭境况的现场直击或微观察，无不把他一直推崇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推到了极致。虽然小

说中也重点写到了上级领导视察、山洪暴发、家族械斗等大的突发事件,但《带灯》并不是一部情节性的小说,它不依靠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而是仰仗细节的流动呈现日常生活的演化。在转化古典写实传统的同时,贾平凹在《带灯》中还坚持吸纳古典史传传统的滋养。二者的艺术关联性在于,作家正是通过精细微妙的日常生活写实来雕刻生动的底层人物群体形象,而为当代中国的小人物群体写史立传,已然成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追求。《带灯》里有三个底层小人物系列:一个是带灯、竹子、书记、镇长、马副镇长、白仁宝、刘秀珍、侯干事等人为代表的基层乡镇干部系列,一个是元家兄弟、薛家兄弟、张膏药、陈大夫、黄老八、马连翘等人为代表的乡镇小市民系列,再一个是山区乡村里的上访人物系列,其中又可分为带灯的“老伙计”系列,即六斤、陈艾娃、刘慧芹、李存存等人为代表的忍辱负重的底层妇女系列,和一直与带灯作斗争的“老上访户”系列,如王后生、王随风、朱召财等人。虽然贾平凹在《带灯》中精雕细刻的现实底层小人物群像尚未到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刻画上层贵族人物群像的那种高妙境界,但平心而论,《带灯》里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小人物群像的刻画依旧体现了贾平凹深湛高超的写实功力,这种艺术本领绝非泛泛之辈可以自由掌控。贾平凹对这些小人物的群体形象塑造不仅穷形尽相,而且直抵心性与灵魂,相信读者自有会心公断。

谈到《带灯》的艺术新变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贾平凹着意在小说创作中引入了屈子《离骚》的抒情传统。《带灯》中女主人公带灯写给知识分子官员元天亮的二三十封手机短信尤其引人瞩目,这些抒情文本被作者有机地穿插在小说叙事文本的主体结构之中,如同庞大的叙事主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显得枝繁叶茂,艺术生机盎然。不仅如此,这些抒情短信无不写得华美丰赡、流光溢彩,充满了骈词俪句,让人恍然大悟现代白话版的楚辞再世,而且其中充满了山乡自然风光的描绘,足以让元天亮追忆起故乡的花草树木、奇珍异宝,也足以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屈子开创的香草美

人抒情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屈子笔下的香草美人抒情传统中隐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思维，香草意味着臣属，美人代表着君王，香草之于美人隐含了主与仆的权力话语关系，而到了贾平凹的笔下，这种政治权力话语关系被悄然置换成了另一种宗教性的神与人的关系。如带灯短信中所言，“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让我在你的庙中静心地修行，边修边行”。这似乎印证了带灯与元天亮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宗教性关系，前者是朝圣者，后者是神一般存在。然而，带灯的短信中又说：“你是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这似乎又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位置是可以置换的，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神，或曰互相都是对方的朝圣者，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其实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撇开外在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谈，他们都是精神脱俗之人，但又都难免在浊世中随波逐流，带灯的屈辱和元天亮的罪恶（利用权力给家乡引进污染工业）并不是他们外在的清高所能掩盖的。只不过在带灯的抒情短信中元天亮近乎是一个虚化的形象，这个虚化的人物和带灯虚化的抒情一道，以虚击实，直接嵌入小说文本的写实主干结构之中，实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还是值得赞赏的。值得补充的是，带灯的抒情短信在叙事性别上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带灯》的叙事主干是男性叙述中的社会写实文本，那么作为叙事枝叶而存在的抒情短信文本则属于典型的女性私人化叙述范畴。二者之间不是性别对抗的紧张关系，而是性别对话的互渗关系。带灯的女性私人化叙述对小说叙事主干的渗透不仅表现在带灯与竹子之间近乎超性别的“姐妹情谊”上，而且还表现在带灯与樱镇众多山村里的“老伙计”或者“铁伙计”之间的“妇女情谊”上，她们与带灯之间情同手足，甚至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繁密的女性同性叙事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叙事进程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委实值得读者好好玩味。

最后还得说说神话传统。贾平凹号称当代鬼才，其小说深受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影响，而志怪小说直接脱胎于上古神话传说，其流风遗响至今不绝。

相对于《废都》里那头会思考的奶牛，《秦腔》里能通灵的疯子，《老生》里的老巫师或老唱师，《带灯》里的人物身上的神话或魔幻色彩其实并不强烈，但作者还是在小说结尾中抹下了浓墨重彩的神奇灵异一笔。小说的下部名曰“幽灵”，写遭到人生沉重打击的女主人公带灯出了幻觉，她患上了夜游症，和樱镇的疯子为伍；她喜爱的坝也不翼而飞；她身上先是长满了皮虱，终至于落满了萤火虫，此时的带灯如佛，全身散发着神奇耀亮的光晕。这是典型的现代神话叙事，带灯由凡俗的女人变成了超验的女神，而超脱了肉身凡胎的女神不再匍匐于现实的苦难而在精神上高翔远引，只是苦了她的尘世同伴竹子，竹子不得不忍受着上访钉子户王后生的嘲弄，为了讨回带灯的公道而踏上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上访路。所以《带灯》的底色还是灰色的，带灯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悲怆和荒诞，这是所有的神话或魔幻色彩都掩饰不住的。对于小说骨子里的悲凉，相信读者会感同身受。

说了这么多，深恐遭遇“佛头着粪”之讥。好在平凹先生佛心似海，当不会计较我的饶舌。我依稀记得十几年前孤身去西安“大堂”拜访他的情景，那时的他正沉浸于《秦腔》的深度写作之中，而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他正在悄然开启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时代。权以此序，向“文坛劳模”平凹先生致敬！

李遇春

2015年6月20日，序于武昌桂子山

CONTENT

目 录

上部

山野

001-048

中部

星空

049-390

下部

幽灵

391-420



上部 | 山野



高速路修进秦岭

高速路没有修进秦岭，秦岭混沌着，云遮雾罩。高速路修进秦岭了，华阳坪那个小金窑就迅速地长，长成大矿区。大矿区现在热闹得很，有十万人，每日里仍有劳力和资金往那里潮。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

樱镇

樱镇是秦岭里一个小盆地，和华阳坪隔着莽山，不是一个县，但樱镇一直有人在大矿区打工。

樱镇人都知道，大矿区曾经发生过拿钱砸死人的案件。说：在大矿区走路，头低着，能拾到金戒指。

樱镇辖管几十个村寨，是个大镇。镇街也大。街面上除了公家的一些单位外，做什么行当的店铺都有。每天早上，家家店铺的人端水洒地，然后抱了笤帚打扫，就有三五伙的男女拿着红绸带子，由东往西并排走，狗也跟着走。狗已经习惯了这是要去松云寺的。

松云寺在莽山半坡上，其实早没了寺，只有一棵汉代的松。松是长到两米高后就枝干平行发展，盘旋扭转，往复回返，荫了二亩地。人们有所祈求了，都把松枝拉下来，缚上红绸子，再送了去，说：天呀！抬头仰望，松在空中像一片云。

从松云寺返回镇西街村的石桥上，要吃元老海凉粉。

元老海凉粉是镇西街村长元老海曾经喜欢吃的软枣叶凉粉，这都快成为一种名小吃了。元老海差不多死了二十年，如今人还念叨他，说他脸像驴脸，动不动骂人，但他越骂越亲，他要不骂你了，你就是他的仇人。

高速路原本要从莽山凿个隧道穿过樱镇的，元老海带领几百人阻止过。这是元老海一生干过的最大的事，他竟然就干成功了。

皮虱飞来

元老海带领几百人阻止开凿隧道时，皮虱飞到了樱镇。

虱子是没有翅膀的，但空瘪成一张皮，像是麦麸子，被风吹着了，就是飞。

这批皮虱是从华阳坪一带飞来的。要兴建大矿区，华阳坪的青川街、木瓜寨、裴家堡子都得拆迁，几百年的老屋旧墙一推倒，钻进墙缝已成了空皮的虱子随着尘埃腾空，久久不散，后来经风飘过了莽山。飘过莽山到了樱镇，落在房上，落在院里，也落在了莽山坡前的几百人身上。这些皮虱并没有死，一落在人身上黏附了皮肤，立即由白渐红，由小变大，钻进衣裤的褶皱里交配了还生虱子。

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过去呀？！其余的人就挤向那辆小卧车，挤了一层又一层，人都被挤瘦了，车也被挤得要破，外边的还在往里挤，再外边的还仍要往里挤。在这种混乱中，皮虱黏附在皮肤上吮血，人是不觉得痒的，即便痒了，也是顺手在怀里或裆里抓一下，又往里挤了。

紧挨着小卧车的是元黑眼，喊：尿泡挤打了，我要尿呀！没人理会，元黑眼就在裤裆里尿了，尿道子像蛇一样在人脚下乱窜。换布那时还小，能从人窝里钻出来，因为他摘下车窗里一个人架在额颅上的墨镜，说：我给你拿拿。就拿着跑了。

英雄宴

阻止了隧道开凿的第三天，元老海过七十大寿，镇西街村给他办了英雄宴。英雄宴除了有熊掌，有驴鞭外，还要上一盘活蝎子。活蝎子用酒泡了，直接夹起来蘸着面酱吃。谁都不敢吃，只有元黑眼吃。他筷子伸到盘子里拨拉，蝎子张牙舞爪地往筷子上爬，他说：我挑个大的！就夹起一只大的丢进嘴里嚼，嚼三下，睁着眼说：嗯，皮多肉少。一梗脖子就咽了。大家给元老海敬酒，一碗一碗苞谷酒端起来，说：你老能活一百二十岁，给咱一直当村长！元黑眼独自抱着盘子吃蝎子，这时候哼地冷笑了一声。大家问：你笑啥的？元黑眼说：这不可能么！大家都恨元黑眼不会说话，连元老海也恼了，脸吊得老长。元黑眼端了酒，说：我给我爷敬一杯！在元氏家族里，元老海是元黑眼的爷辈。元黑眼继续说：我爷咋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呢？只能活到一百一十九！大家愣了一下，这才笑了，元老海也笑了，骂道：你这狗日的！

但是，元老海在这天夜里，被投进了监狱。

松云寺的松开了金子般的花

阻止莽山隧道开凿，总共毁坏了十几辆挖掘机、推土车和卡车，还完全砸烂了一辆小卧车，致伤十三人。这是当年全县最大的聚众打砸事件，因此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双双被调离樱镇，元老海当然也丢掉了村长一职，以罪拘留六个月。到了五个月零二十七天，樱镇已经有人收拾好了一辆蹦蹦车要去拘留所接他，他却死了，突发脑溢血，提前三天运回来了尸体。

而高速路终究改变了线路，再没有穿过樱镇。

松云寺的那棵松在第二年的四月开满了花。樱镇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棵汉松开花，或许是开过，开得极小，没有留意，突然花开得这么繁，且颜色深黄，开一层落了一地；再开一层，再落一地，半个月里花开不退，

树上地上，像撒了金子。

元氏家族很旺，元老海却没儿女，他一死就死绝了。大年三十的夜里，家家的先人坟上都要亮灯，没亮灯的就是绝户。樱镇人给元老海的坟头点了两盏红纸糊的灯笼。

樱镇废干部

保全了樱镇的风水，樱镇也从此以后给全县形成了一个概念：樱镇废干部。

镇政府的马水平十五岁当通信员，一直干到副镇长，是个老樱镇，他说：樱镇的干部，尤其是书记和镇长，来时都英英武武要干一场事，最后却不是犯了错，就是灰不蹋蹋地被调离，从没开过欢送会。

马副镇长有个笔记本，记载着：

一九八二年赵国元书记调走时，半夜里自己用架子车拉的行李。走到镇东街村口了，镇党办主任撵上，从架子车上取回了一只马扎凳。

一九八九年李晃书记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五十岁的人了，号啕大哭。

一九九四年张发虎镇长上调到县政府任副县长，离开樱镇时曾有一批群众到镇政府欢送，拿着鸡蛋、木耳、核桃，还有老太太拿着扎着花花的鞋垫子往他怀里塞。他一调走，就有人告状这一切都是暗中组织的，凡是欢送的都发了五十元，送东西的付一百五十元。后来张发虎被调查，就降级了。

一九九八年李中庚书记办公室门上被抹了人粪。先是怀疑镇政府大院的人干的，调查了半个月，排除了，但到底是谁到镇政府大院来干的，最后不了了之。

二〇〇〇年刘二强镇长在任上，有一夜从祥峪村下乡回来，才到镇西街村石桥上，突然挨了一黑砖，住院半月。刘二强没让派出所破案，也没